



自由先驱

福尔什著

自由先驅

〔苏联〕福尔什著

主 万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ОЛЫГА ФОРШ

ПЕРВЕНЦЫ СВОБОДЫ

据英译本 "Pioneers of Freedom"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轉譯; 插圖据 ОЛЫГА ФОРШ: «ПЕРВЕНЦЫ СВОБОДЫ»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 复制, 系 П. И. ЛУГАНСКИЙ 所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便门内大街 8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 008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49 字数 272,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³/₈ 插页 10

195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定价(甲) 1.40 元

CAE53/02



Quod Poyou

“……这些革命者人数不多。他们
与民众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事业并没
有落空。……”*

符·伊·列宁

- 見“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791頁。——譯者注。

作者自序

我是在一九五〇年开始写“自由先驅”的。一九五三年，我过八十岁生日的那年，这部書出版了。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俄罗斯革命的貴族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那第一場有組織的斗争，是多年来一直使我感觉兴趣的一个問題。对历史資料的仔細研究，进一步促使我写一部关于十九世紀初叶那段动荡时期的書的念头。我于是决計替青年人写一部通俗的小說，叙述一下那一小群英勇的貴族們的故事。他們虽然跟人民相距很远，却为人民献出了他們的生命。

这些事对于正确地了解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历史非常重要，因此我相信，它們准会繼續引起其他作家的兴趣的。

下面，我想簡單介紹一下我的一生和我的著作。

我是一八七三年出生在高加索的根尼布要塞的。我父亲科馬罗夫將軍当时正做着中达吉斯坦的軍事总督，他的司令部就設在那兒。我母亲是亚美尼亚人，生下我就去世了，因此我是在軍人的环境里长大的。我在格魯吉亚的一个法国学校里求學，后来父亲逝世，才到莫斯科去讀書，随后又进了敖德薩和基輔的繪画学校，并且在名画家契斯嘉科夫^①的画室里學習。契

^① 契斯嘉科夫（1832—1919）是俄罗斯画家、彼得堡美术学院教授。——譯者注。

斯嘉科夫的繪画給特列嘉科夫画廊^①和俄罗斯博物館增加了光彩。

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一九〇八年刊登在“俄罗斯思潮”杂志上的。在皇村学校充当图画教师的时候，我繼續写作，我的短篇小说刊载在許多杂志上——“薩維蒂”、“俄罗斯思潮”、“我們的道路”和“西細亞人”。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我在文学界成了一个历史小说家。在这方面，我因为生活在两个世紀、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时期，所以比較便利。我很知道以前沙皇俄罗斯的法律和文化。拿新制度和以往的做一个鮮明的、直接的比較，我开始認識到新制度的必然性和它的伟大。新的一切是在我的眼前誕生出来的。

新生活的真理帮助我确切地評定了旧社会的文化里一切最好的东西的价值，使我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偏見和渣滓，并且明确了我写苏联历史小说的目的和任务。在我的作品里，我尽力寻求历史的真实性，为的是想促进艺术的兴趣，而又使里边渗透了我們时代的革命思想。我在繪画和建筑方面的知識，培养了我对艺术和生活統一这一創造性問題的興趣。

我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硬汉”，是叙述被活埋在阿列克赛叶夫斯基半月堡炮台里的那个“神秘的犯人”，革命党人米哈伊尔·貝德曼的悲惨命运的。那是在一九二四年所写的，接下来就是講述拉季謝夫^②的三部曲，战后，又写了“米哈伊洛夫斯

① 莫斯科最負盛名的繪画陈列館。这个陈列館原来是特列嘉科夫私人收藏名画的地方。1892年，他把它捐給莫斯科市，現在成了一处国立画廊。——譯者注。

② 拉季謝夫(1749—1802)是俄罗斯第一位革命家、共和主义者，著有“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宣传民主思想，攻击农奴制度。他被捕下獄，先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譯者注。

基堡”。后面这部書是关于保罗統治时期^①的一部断代的小說，叙說一个有才干的青年建筑家罗西的事，和他在建造米哈伊洛夫斯基堡^②——那个疯子皇帝的家——的工程上所担负的工作。那部書的用意是在显示出人民对艺术的影响。

目前我打算写的一部書，是对馬克西姆·高尔基——那个一切作家的伟大友人——的回忆录。在我的工作中，对他的回忆成了經常鼓舞我的一道源流。

就馬克西姆·高尔基說来，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密切地跟讀者接触，是他恢复創作青春的可靠的源泉。就我說来，也是这样。讀者的紛至沓来的書信和他們对我的作品的兴趣，一向是我坚持努力的推动力和創作灵感的来源。

奥尔加·福尔什

① 保罗一世于1796年11月即位，1801年3月被弑。——譯者注。

② 保罗一世在涅瓦河畔建立的一座島堡狀的皇宮，他平日就住在里面。——譯者注。

第一部

第一章

伊凡·德米特利耶維奇·雅庫希金^①坐在維雅茨瑪附近朱可伏庄地上自己宅子的書房里。

雅庫希金那時還很年輕，剛剛退伍，所以穿上便服顯得有點兒別扭；高高的白領托着刮得很干淨的臉龐；圍巾圍得一點兒也不是樣。他生着一雙灰色的大眼睛，使漂亮的臉顯得比實際黑點兒。

染上了秋季黃色的樺樹，在書房敞開的窗子外邊向里窺視；從白光光的樹干間，可以看到遠處一片澄澈、碧藍的池塘。

莫斯科來的一位熟朋友剛送來的馮維辛少將交下的一束信，那會兒正放在桌上。

雅庫希金剛想伸手去拿，可是向時鐘瞥了一眼後，又改變了主意，用一只草鞋形的生鐵煙灰碟把信壓住。“孩子們就要來上課啦，”他心里想。“這可不是一封不相干的信，最好等我空閒的時候再看吧。”

雅庫希金私塾里最大的那個學生來到了敞開的門口。

① 雅庫希金（1793—1857）是十二月黨人，早期組織救國同盟與幸福同盟發起人之一。1825年起義的時候，他不在聖彼得堡，但仍被捕下獄，處決二十年。還有“手記”一書，很有歷史價值。——譯者注。

“伊凡·德米特利耶維奇，”那孩子毫無畏怯的神情，很愉快地說，“林卡的爸爸想見見您。他想請您對他的孩子付賠償費。我們告訴他這多寒儉，可是沒用。‘那位大爷要是想這樣玩，’他說，‘他非對這個付錢不成。’”

“多糊塗！”雅庫希金苦笑着說。“好吧，塞尼亞，叫孩子們坐下，把石板跟練習簿給發一發。我這就來。”

雅庫希金走進廚房去。一個身材矮小、瘦骨嶙嶙的農民在那兒爬到他腳下哭喊道：“可憐可憐我吧，你老，為林卡給我一車劈柴吧！”

“你敢在我面前跪下，”雅庫希金很生氣地說。“你知道我不許有這種壞習慣。我戴着帽子，你怎麼可以朝我脫帽呢，你聽見嗎？”

“我們已經聽過不少啦，”那個人突然冷淡下來，拖長了聲音說，接着又把他的要求說了一遍：“就為林卡給一車劈柴吧，你老！對您說，這是個高尚的娛樂，對我說，可是個損失。”

“林卡有衣、有鞋、有吃的，”雅庫希金沉住氣，平靜地說，“讓他上學是為了你好。等他讀好書，咱們就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學一門手藝。”

“到了嘴的水常常會喝不着的，”那個農民露着牙齒含笑地說，登時又抑制住自己，連忙加上一句：“至於您养活他，你老，那我挺感激……”

那家伙又打算朝他下跪，可是雅庫希金在他還來得及跪下之前，就把他拉起來了。那時候，雅庫希金的總管恰巧走進來，他於是吩咐總管去看看他們家的情形到底怎樣，如果當真不太好，就先給他們一車劈柴。

那個農民只聽到末尾這句話，因為末尾這句話太動聽，連忙

把腦門子磕到地上來說定這件事。雅庫希金帶着不耐煩的神情轉身走開，匆匆地去教學生去了。

“這就是你想替別人贖罪所得的報應，”他想着。“農民在地主手里受够了罪，所以再也不相信地主們的好意了！”

上課的時候，雅庫希金心頭才感到舒暢。他有十二個小學生，全都是聰明活潑的男孩，學起寫字、念書和算術來全很伶俐。他把俄羅斯歷史故事講給他們聽，正講得起勁的時候，他的一個地主鄰居大嗓門在外邊嚷起來。

“主人在哪兒？喂，我找主人！”

身材高大、鬧嚷嚷的李摩欣原指望有誰會給他通報一下，這會兒大踏步地走進屋子裏來。鄰近一帶都知道他是個賭棍，又是一個專愛養狗的人。他一眼瞥見雅庫希金，立刻喊道：“我來跟你解決那件水車的事！既然那條河是咱們兩家庄地當中的界限，咱們當然該一塊兒來造那個水車。”

雅庫希金把孩子們打發走。

“咱們明兒多上一小時課，”他說。

等水車的事情談妥以後，那個地主狡猾地眨眨眼，說：“親愛的朋友，瞧你這麼年輕，我可從沒料到你是個這麼講實際的人。你大概知道教這些孩子，你在做的是什麼樣的事。這些小家伙要是再學點兒音樂，會唱幾支歌，個個都可以身價高貴一倍的。”

“在這方面，我跟你們這路人意見不一樣，”雅庫希金皺起眉頭說。“我不做買賣人口的生意。我在國外的時候，我叔叔管理這片莊地；他答應把本地兩個樂師賣給年輕的卡敏斯基伯爵——”

“陸軍元帥的兒子嗎？哦，你可以騙那傢伙一大筆錢，他出

得訂的，”李摩欣自作聰明地插嘴說。

“我遇見伯爵的時候，他告訴他能欠我四千盧布，說是願意訂一個買賣契約。”

“你跟他訂了嗎？”李摩欣很感興趣地問。

“我當場放掉了那兩個樂師。我叔父，也許連卡敏斯基伯爵也在內，都當我瘋啦。”

“你要是老這樣做下去，你的鄰居們也會當你瘋啦，親愛的朋友。”李摩欣一本正經地說。“你抱着這種開明的見解，那你在咱們當中就要成個怪物了。听我來告訴你，先生，”他低聲說，“外邊有謠言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現了大批秘密團體。全是由你這樣的人——年輕的章官——組織成的！不過這兒，不管你樂意不樂意，你的鄰居們還是老樣子。他們有一個就住在朱可夫右邊，他养活他的一群狐狸^①和藉狗比待他的農奴們好多了，他的農奴們全靠討飯過活。你的另一位鄰居，你左手的那一位，前幾天乘了一輛四匹馬拉的車子，借著听差和馬夫^②跑到我那兒去。我們一連打了兩天兩夜的牌；他把馬車、听差、馬夫全給輸光啦。說也運氣，在他拿女傭人作賭注的那一次，他把一切又贏回去啦——你愛信不信！不過這沒關係，我下次就要翻本的。唉，先生，這就是你的左鄰右舍。這兒的大多數地主全都是這樣的。請你原諒一個老头兒這麼說，可是直到這會兒，你這種人在咱們當中多少有點兒像怪人似的。”

李摩欣大笑着告辭。雅庫希金把他送出去後，在大門口的一張板凳上坐下來沉思。

就連他認識的最開明的人都認為：如果農民僅僅得到人身

① 一種獵狐用的獵狗。——譯者注。

② 原文的意思是“四匹馬以上的馬車前排在側乘馬馭手。”——譯者注。

自由，他就該歡天喜地的啦。他們沒有注意到，農民除了種地以外，哪行都不會，所以等他得到人身自由後，他反而沒有地可種，只好活活餓死了。

雅庫希金的好意竟意外地遭到了他的農奴們的拒絕。當時，他心頭的混亂，不，衷心的傷感，使他分外感到痛苦。

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

有一天，雅庫希金把全村的人召集到這個大門口，作了一篇簡短的演說。當時，他非常激動，自己感到有點兒像一個英雄，因為解放農民，他收入上的損失可真不小。

有些人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他；有些人用絕對不相信的、顯然嘲笑的目光盯着他。他給這些目光弄得有點兒慌張，於是說：

“喂，朋友們，你們瞧，這就是我送給你們的：你們大伙兒全得到自己的自由啦；我把你們的屋子和園地全免費送給你們，還有你們的牲口和農具……”

他非常激動，所以不得不停下來吸口氣。原先，他很模糊地想象，這一段崇高的話准會登時受到感激的歡呼，引起鳴咽，也許，人們還會跪下來，給他祝福。可是誰都沒說一句話。

老年人垂下了眼睛，因為多年的習慣教他們不信任他們的主人；年輕人露出一副謹慎的神情。連婦女都沒有受到感動。

“也許他們沒明白我跟他們說的話，”雅庫希金心里想着，“再不就是他們太感動啦，失去了知覺，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後來，一個老头兒大聲說話了。他的話講得很滯鈍，仿佛推磨似的。

“唔……呃……我意思是說，屋子四周的地不過是養雞的地方。太小啦！春天的莊稼和冬天的莊稼怎麼辦呢？還有，到了晒干草的時候，又怎麼辦呢？”

別人也開口表示同意：

“沒有地是沒用的！”

“咱們的面包從來就不夠吃；這麼一來，干脆咱們連麵包也見不着了！”

“哦，你見得着的——在夢里！”一個人用挖苦的聲音喊着說。

有些人哈哈大笑起來。“多虧游擊隊員把這話脫口說出來啦！”

雅庫希金有點兒慌亂地瞥了一眼那個游擊隊員奧希普·卡片柯，同時對自己的窘困感到很着惱地說：“我把地租給自由的人。唔，你們贊成嗎？”

“我們租不起地，”一個壯健的農民說。“不過不論我們干什么，我們總得種點兒庄稼。所以隨您怎麼看法，這總是個噲的事。”

“我請問您，你老，一個人不種庄稼怎麼養家活口呢？”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顫巍巍地說。

“地是我的，”雅庫希金執拗地、冷冷地說。“我再說一遍，如果有誰要租，就可以租。”

“噉一噉，大爺……”老頭兒說，接着做了個絕望的手勢就停住不說了。

* * *

“我們之間隔着一條鴻溝，”雅庫希金在書房里踱着的時候，沉痛地說了一遍又一遍。“我們跟農民決不能意見一致，決不能。只要我們一天隨意把他們哪一個拿去就換獵狗，那我們哪有什麼希望得到他們的信任呢？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那個秘密團體了——只有那個團體才能解決這些麻煩的問題。”

8